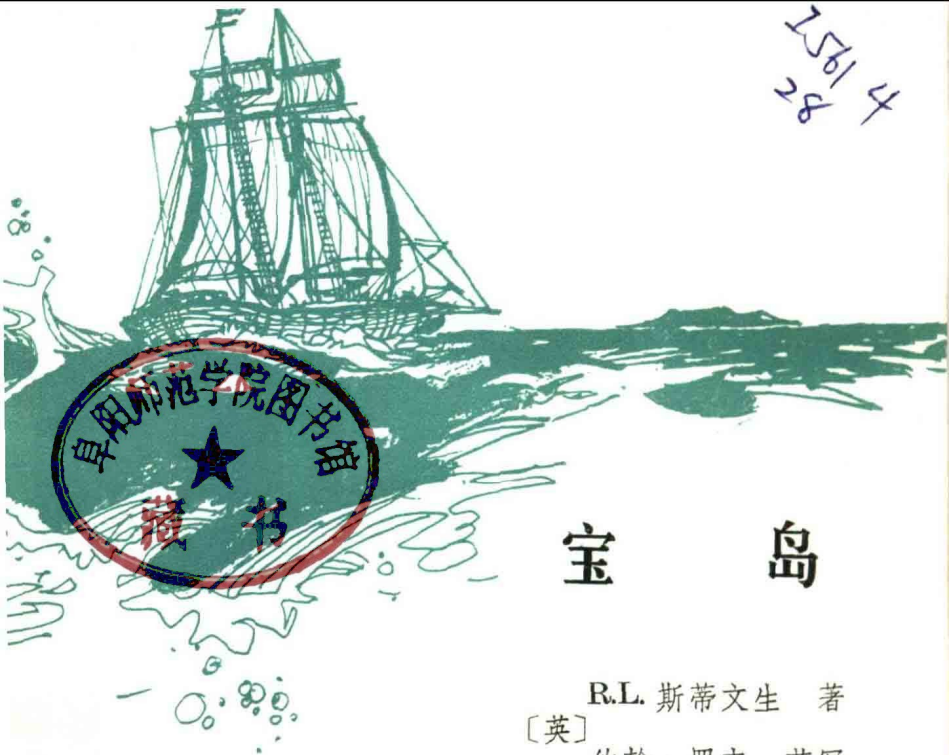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岛

外国惊险小说

1561 4
28



宝 岛

R.L. 斯蒂文生 著
〔英〕 约翰·罗来 节写

李浏文 译

林 湊 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装帧设计：辛康、蒋明

宝 岛

【美】 R.L.斯梯文生 著
约翰·罗来 节选

李润文 译 林浣 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梓街14-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3 10/16·插页1·字数55,000

1980年1月第1版

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88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821

定价：0.32元

目 录

第一部

杰姆·豪根司叙述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1

第二部

利维沙医生叙述的故事……………57

第三部

杰姆·豪根司继续叙述……………65

第一部

杰姆·豪根司 叙述的故事

一

我叫杰姆·豪根司。十五岁那年，父亲在靠海边一个僻静的村子里开了个小旅店。那儿离布利司托尔城约有五十哩。

九月十七日那天，有个年老的水手来到旅店。他身材高大魁梧，在他那棕褐色的饱经风霜的脸膛上，刻印着条条刀痕。身后，一个仆人推着辆小车，车上载着一只又沉又结实的箱子。

水手环视了一下旅店和大海，说：“这真是个好地方，我真喜欢大海。这儿客人多么？”

父亲回答说：“够我发愁的了，这儿很少有客人来。”



身后，一个仆人推着辆小车。

“太好了，”水手吩咐仆人把箱子搬进旅店，说：“我要住在这里。我是个诚挚的人，吃得不多，很爱喝酒，给我拿杯甜酒来吧。”

父亲去拿酒，我帮他的仆人把箱子抬进店里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先生，”父亲问。

“叫我船长好了。”水手边回答边把几个硬币掷在地上，又顺手给仆人一块，对他说：“推着你的小车走吧。”

船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酒喝得很多。他每天都到海边散步，傍晚回来老向我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永远围绕着同一件事情，“今天你见到过陌生的水手么？”他问。

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杰姆，我认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，他是个很坏的人，他可能会到这儿来。如果你能为我留心他的话，我将赏你六便士。(注)”

他说的那坏人一直没有出现过。我心里却非常害怕，每天夜里似乎在梦中看到了他。

船长会唱许多关于海的歌。我还记得他最爱唱的一首。歌的开头是：

十五个人躺在死者的箱子上——

注：“便士”，英国货币单位。英镑的二百四十分之一，先令的十二分之一。新便士为英镑的百分之一。

哟——啣——啣——喝杯甜酒吧！

可能“死者的箱子”就是指船长房间里的箱子了。我知道，他从来也没打开过它。

船长再也没有付给我们一个便士。旅店的生意每况愈下，我们也越发穷了，父亲又得了疾病。为了生活，母亲和我不得不拼命地干活。

父亲卧床不起了，利维沙医生每天来给他看病。一天傍晚母亲正向医生诉苦，船长又喝酒，又唱歌，突然，他大吼起来：“安静点！听我的！”

医生说：“先生，酗酒会害了你自己的。”

船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，暴跳如雷地吼道：“住嘴！如果你再说，我的匕首就刺进你的胸膛里！”

医生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放回你的匕首吧！不然，我就把你绞死，决不食言！”

船长的脸陡然涨得通红，但没作任何回答。从此以后他变得更沉默了。

冬天来了，天气酷寒，父亲病得更重了。船长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还是分文不付，我还要为他作很多事情。

有一天，船长很早就出去了。母亲在父亲的房间里忙碌着，我在为船长准备早餐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是一辆马车驶进村子里。车上下来一个陌



住嘴！如果你再说，我的匕首就刺进你的胸膛里。

生人，直奔我们旅店。我看到他的左手仅有两个指头，面色苍白，身上佩着一把水手刀。

我诚恳地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”

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带水手刀的人，我还是走近了他。

“这早餐是为我的伙伴比尔准备的么？”他问。

“先生，我不知道你的什么伙伴比尔。”我回答道，“这是船长的早餐。我不知道船长叫什么名字，他是我们的旅客。”

“可能他就是我的伙伴比尔，”这人说，“比尔脸上有不少刀痕，他能喝很多酒，还爱唱一只歌。我的比尔在这屋里，对吧？”

“不”，我说，“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

“唔，那好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”他说。

我继续干活。这人就倚着大门，目不转睛地朝大路望去。

不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啊，他来了。我看到他了。没错，他是我的伙伴比尔，他真是好样的。我俩藏在门后等他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怎么样，孩子。”

他一只手把我推到门后的犄角里，使我无法动弹，另一只手紧攥刀把。这使我们都对船长的到来有一种恐怖感。

船长进屋，顺手把门关上，径直走向餐桌，没有

发现我们藏在门背后。

“比尔”这人轻轻地唤了一声。

船长闻声急转过身子，他褐色的脸膛一下变得灰白，我看他好象是病了。

“哈罗，比尔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他继续嚷道，“你应当记得你的老伙计，比尔。”

“黑狗！”船长吼叫了一声。

“是的，当然是黑狗。我回来了，比尔。啊，比尔，我们不是有过一段友好的相处么？”

船长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你知道我在这儿，你也找到了我，说吧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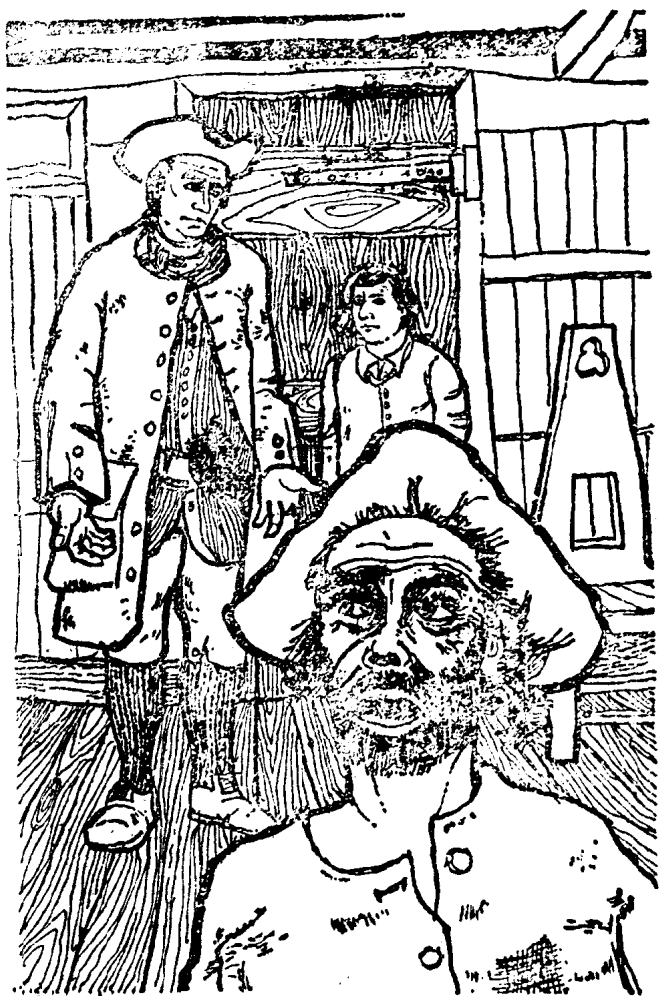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，比尔，你还没有变。孩子，给我拿杯酒来。然后让我们坐下来象老朋友一样地叙谈叙谈。”

我端来酒以后又继续干我自己的活去了。只听他俩小声地嘀咕着。

忽然，船长大声喊道：“不，不，不！我不干，我决不把它给你。”

接着，愤怒地咒骂声和嘈杂声混成一片。桌椅都已踢翻在地，还夹杂着刀拼的声音。往下是一声惨叫，黑狗身上溅满了鲜血，冲出了大门。船长紧追出去，将一把带血的刀子掷向了他。

船长跑回来；叫道：“快给我拿些酒来。”说完他就倒下了。



比尔”这人轻轻地唤了一声。

我拿酒回来，船长已经躺在地板上。我想他一定是得了重病，他的脸色青紫，眼睛也紧闭上了。

我母亲听到吵嚷声赶来了。利维沙医生也同时来到。

医生解开船长的衬衣，“他的心跳微弱，但并没有死，”又转向我说，“他酒喝得太多，总有一天他要死在酒上。来，帮我把他抬到床上，让他安静地睡一会儿。”

我们将船长抬到他自己的房间，替他脱去外衣。看见他左臂上刺有“比利·鲍斯顺风”字样的印记。

“看见纹身，可以知道他的名字一定是比利·鲍斯了。”医生肯定地说。

二

船长在傍晚醒来了。他带着一种奇特的声调对我说，“杰姆，今天早晨你看到那个水手了吧。”

“黑狗？”我问。

“唔，是黑狗，”他说，“他是个坏蛋，杰姆。他的朋友也是个坏家伙，他们想要得到那只箱子。”他随手指了指那只大箱子。“我不怕他们，杰姆，但我身体不行了。他们还会再来，而且要给我‘黑弹头’，(注)你能帮

注：“黑弹头”此处指海盗的黑话，是一种坏信号。



‘他并没有死’医生说。

帮我的忙么？你会骑马么？我实在病得起不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会骑马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这太好了，”他高兴地说，“我们能把他们抓住。杰姆，我们要把弗兰特的人抓住，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因为我曾经是他们的伙伴。弗兰特已经死在热带草原上了。我跟随着他，他就把这只箱子给我了。可是这些坏蛋们却想夺走它。黑狗有个一条腿的朋友，这个人最坏。杰姆，让我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一切。你一定要帮我监视住他们。我肯定他们还要来的。他们来的时候，你立刻骑马到村子里去叫人，把医生也找来。杰姆，他们要给我‘黑弹头’，我们就把他们抓住。”

“‘黑弹头’是什么东西，船长？”我惊异地问。

“那是一个信号。杰姆，是很坏的信号。你替我监视好他们就是了，我会给你许多钱。”他回答说。

船长再一次沉睡过去了。我仍然干我的活。

我可怜的父亲第二天就病死了。我多么悲伤呵！母亲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不停地哭泣。朋友们也来到旅店向我们致哀。我们全都沉溺于无限的悲恸和极度的感伤之中。

我们几乎把船长给忘了。他依旧在病着。但还是大量喝酒。他再也不出门了，只是手中紧握住那把匕首。

一天，我站在门外，看到大路上来了一个人，他手

中拄着根拐杖，是个瞎子。他走近旅店停下喊道：“行行好吧，哪位好心肠的人能帮帮我这可怜人的忙？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这是黑山旅店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听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声音，”他说，“把你的手伸给我，年轻的朋友，领我进旅店吧。”

我搀着他的手，感到他的手指强劲有力，攥得我的手无法活动。

“好了，孩子。现在把我领到船长那儿去吧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先生！”我大叫起来，“我不能领你到他跟前，他病了，而且他手中还有匕首。”

“如果你敢拒绝，”瞎子说，“我就扭断你的胳膊。”他突然拧住了我的胳膊。我边喊边把他领进了旅店。

“带我到船长那儿去！”他重复地说，“你要说，比尔先生，你的朋友来了。如果你敢不说，我就拧断你的胳膊。”

我们来到船长的桌旁，他正在喝酒。我按照瞎子的吩咐对他说了，船长抬起头来一看，紫青色立刻回到了他的脸上，他既说不出话又站不起来，匕首从他的手中一下掉到了地上。

“别动，比尔。”瞎子说，“我们有些交易可做，伸出你的右手来。孩子，握住他的右手把它递给我。”他下



他突然拧住了我的胳膊。我边喊边把他领进了旅店。